

朱苏进 胡建新

康熙帝國

上卷



朱苏进 胡建新

康熙帝國

下卷



根据本书拍摄的46集电视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，以大策划、大手笔、大制作，列为中央电视台2001年重点节目。



朱苏进 胡建新

康熙帝國

上 卷

作家出版社

朱苏进 胡建新

康熙帝国

下 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康熙帝国/朱苏进, 胡建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5063-2191-2

I. 康… II. ①朱…②胡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3951 号

康熙帝国(上、下卷)

作者: 朱苏进 胡建新 (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)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特约编辑: 谭宗远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800 千

印张: 28.25

插页: 4

印数: 60001-70000

版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91-2/I·2175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关于本书

本书是由中国“第一独立制片人”刘大印策划,根据二月河长篇小说、由著名军旅作家朱苏进改编并创作的一部以独特、不同以往视角诠释“千古一帝”——康熙辉煌一生的新著。康熙即位于危难之际,少年天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剧烈的政治、军事动荡及宫闱内外隐患,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盛世。康熙的治国之道、安邦之略、尤其用人之术,足令后人瞠目结舌,惊叹折服。书中生动地刻画出一批文臣武将、侍女后妃,紧紧围绕在康熙周围,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君臣、家国、恩怨、亲仇的悲喜之剧,读后让人掩卷深思……

根据本书拍摄的46集电视连续剧《康熙王朝》,以大策划、大手笔、大制作,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

内容簡介

清顺治十八年，恶疾天花袭击了皇宫，皇帝爱妃命丧黄泉，顺治痛不欲生，立意遁入空门。危急之际，孝庄太后力挽狂澜，下令“改朱批，行蓝批”，并将大病初愈的八岁玄烨推上龙座，成为康熙皇帝。

康熙即位以后，鳌拜等权臣威迫有加，连孝庄太后也只好含辱杀忠。康熙改归皇权，权臣图谋废君改朝，康熙被迫殊死相争，最终智擒鳌拜，肃清政敌。

吴三桂等“三藩”拥兵自重，独霸一方，康熙年轻气盛，下旨撤藩，引发“三藩”之乱。朝廷兵将屡被吴三桂击败，明皇“后裔”朱三太子也乘机举起“反清复明”的大旗，太监造反，宫廷大乱。康熙陷入绝望，意欲退位。在孝庄太后的怒斥与激励下，康熙重振精神，起用汉臣周培功，与吴三桂拼死一搏，取得最后胜利。

中年康熙时代，已是国富民强，一片盛世景象。

郑成功后裔郑经割台湾岛自立，不肯归降。蒙古噶尔丹也磨刀霍霍，立誓杀回北京。康熙安抚噶尔丹并将爱女下嫁，西北局势暂缓，并起用明将施琅一举收复台湾，然后调转枪头率二十万大军，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了殊死的决战。终于全面消灭噶尔丹的余部，完成了中华民族版图的统一。

凯旋班师以后，孝庄太后归天。太子与权臣结成同党，意欲提前即位，康熙废除太子，引发夺嫡之争。

“千叟宴”上，康熙即将宣布立储，却猝死在龙座上。诏书随风飘逝，无人知晓它的秘密。

第一章

黎明前的皇宫，一片昏暗，令人恐惧的寂静。

宫角飞檐上风铃轻响，深幽的宫道中夜巡人敲击着更板。不见人影，只传出沙哑的吆喝声：月明星稀，风高物燥，各尽职守，烛火当心……

暗红色高墙巷道中，忽然出现一架皇家肩舆，急匆匆朝前奔跑。

肩舆由两个太监抬着，前头有个太监头儿提灯引路。小魏东亭气喘吁吁地跟着肩舆跑着，胳膊上紧夹着一只明黄包袱。肩舆上，小玄烨仍在困倦地打着瞌睡。

小魏东亭一边跑一边用手推那只肩舆，焦急地催促：三阿哥，晨课时辰到了，咱们快点吧。晚了，我爹又得罚我！

小玄烨两眼半睁半闭，忽然打个喷嚏，似乎要感冒：唉，我要是生场大病就好了，那时候，魏师傅才会让我饱饱地睡上一觉。

听到这话，掌灯太监赶紧朝自己颊上一击道：掌嘴！三阿哥生龙活虎，洪福齐天。

玄烨扭头道：我饿。

掌灯太监小心地劝道：阿哥，咱们得先读书后进膳，这才能把学问消化了。阿哥是皇子，不是百姓孩子。那百姓孩子才惦着吃。皇子要惦着读书。

玄烨烦躁地打断他的话：百姓孩子能睡懒觉，我不能。

掌灯太监边走边道：百姓孩子要种地，也睡不成。

玄烨问：种地苦还是读书苦？

掌灯太监道：种地人说种地苦，读书人说读书苦。

玄烨生气道：哼！我要当了皇上，就让他们换一换，叫种地的统统给我读书去，叫读书的统统给我种地去，看他们谁还叫苦。

掌灯太监惊得瞪圆了眼睛道：那就天下大乱了！

说话时，肩舆的速度慢了下来，一直在焦急的魏东亭再也忍不住，又一次求道：三阿哥，咱们快点吧。阿哥您误了晨课，我爹会罚我的！……

玄烨不满地盯着魏东亭，突然叫道：停。我还没尿尿！

掌灯太监再朝自个脸上轻击一掌：奴才该死……忙示意肩舆停止，从肩舆下面抽出一只银盂高举至顶。抬轿太监上前为玄烨拉开裤裆，顿时一阵急骤的水流声响……

掌灯太监开心地夸赞：听听，听听！……三阿哥生龙活虎，大江东流哇。

小魏东亭瞪着两眼气得无可奈何，但又不敢发火。

书院。一缕晨辉映在天边，院内，玄烨的师傅魏承谟傲然站立，目视肩舆抵近院门。

一行人停下，玄烨迈下肩舆，与魏东亭向院内走来。

二人来到魏承谟跟前，玄烨停住没动，魏东亭忙朝魏承谟跪下：三阿哥给师傅请安。

魏承谟哼了一声，算是应答。

魏东亭起身，复又跪倒道：孩儿给父亲大人请安。

魏承谟威严地：入座。

玄烨过去，坐于书房正当中的上席。魏东亭跟过去，将明黄包袱放到玄烨书桌上，打开，将文具一样样摆放好……

这时，魏承谟冷冷地开口了：玄烨，今儿晨课，你等足足误了半刻钟……跪下！

魏东亭浑身一抖，怨恨地看了玄烨一眼。玄烨仍然端坐不动。魏东亭只得走过去，跪到魏承谟脚前。

魏承谟面无表情：领罚！

魏东亭右手托左掌，置于头顶，魏承谟刷地从身后抽出一条竹

板，扬手朝魏东亭的掌心重重打去。魏承谟罚儿子时毫不怜惜，每击一下便教训一句。实际上，魏承谟每一板打的都是玄烨，每一句都在警醒玄烨。

魏承谟啪的一板子，口喝：业精于勤——

魏东亭痛得一抖，应道：荒于嬉。

魏承谟啪啪两板，又喝：行成于思——

魏东亭痛得直咬牙，应道：毁于随。

魏承谟的板子啪啪连下，喝道：书山有路——

魏东亭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应道：勤为径。

魏承谟的板子又是重重几下，口喝：学海无涯——

魏东亭痛得几乎支撑不住了：苦、苦、苦作舟！

坐于书案旁的玄烨再也忍不住了，高叫：魏师傅，别打了！

魏承谟道：师傅从来不打，只是罚！

玄烨道：师傅太狠心了，东亭是你儿子呀！

魏承谟冷冷地：人在庙堂，只有师生，没有父子！

书院外，太监吴良辅快步走来，一路高喊道：皇上口谕。诏三阿哥玄烨、太子少保魏承谟接旨。

玄烨与魏承谟连忙起身快步奔出院门，跪于地上。

吴良辅道：今辰时三刻，皇上在文华殿亲试众阿哥学业。诏各位阿哥的师傅同往，不得迟误……

魏承谟与玄烨紧张地对看了一眼。

吴良辅接道：皇上还说，哪位阿哥学问好，文章好，有重赏。哪位阿哥荒疏学业了，着师傅与阿哥共同领罚，绝不宽恕！

承乾宫玉阶前，晨光明亮，刚刚下朝的顺治匆匆步上承乾宫玉阶，向宫门迎驾的宫女问道：鄂贵妃好些了吗？

宫女含着泪颤声道：娘娘高烧不退，又是一宿未眠……

顺治摇头叹息着，进入承乾宫。

内室，鄂妃卧于病榻上，已气力不支，但两眼仍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顺治皇帝。

顺治快步上前，佯做欢颜道：朕刚刚下朝，就看你来啦。朕瞧你气色比昨日好多了。

鄂妃喃喃地：皇上头发乱了……臣妾想替皇上梳梳头发。

顺治顺从地坐到榻上。鄂妃勉强坐起，像大姐那样为顺治梳起头来，继续道：皇上啊……臣妾下辈子还想为皇上梳头。

顺治悲伤地：爱妃啊，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的。

鄂妃也悲切地：臣妾知道自己不可治了……臣妾真想做皇上一根头发丝儿，永远挨着皇上。可如今，只怕是挨也挨不上了，臣妾有个想头……

顺治忍着悲痛：爱妃，朕整个人都是你的。你想要什么，只管说。

鄂妃：臣妾想要个孩子。

顺治一怔，半晌无语。

鄂妃道：臣妾最大的恨事，就是没给皇上生个皇子。因而，臣妾虽然被皇上垂爱，仍觉得这每日每夜，每时每刻，都像是偷来的，一不当心，就会灰飞烟灭。

顺治安慰她道：爱妃病好后，朕夜夜与你同宿，定让你身怀龙种。

鄂妃幽怨地：臣妾现在就想要！……皇上，臣妾夜里得梦，说臣妾如有个皇子为继，这病啊，就会不药而愈。

顺治沉思道：唔，认子冲邪？……朕体谅爱妃。这么着吧，佟贵妃有两个皇子，二阿哥和三阿哥。今儿文华殿廷试之后，朕就令三阿哥玄烨入继承乾宫！

鄂妃大喜：谢皇上！……

文华殿上，玄烨等六位阿哥服饰鲜艳，神色紧张，依次入殿。

最小的阿哥迈不过那高高的门槛，太监忙将他抱了过去。

后面，跟着六位阿哥的师傅，魏承谟排在第三位。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学生之后陆续进了大殿。

殿外，仙风道骨的行森和尚站在玉阶下。

顺治从肩舆中出来，朝大殿走来。

行森待顺治走到跟前，恭敬地合十行礼道：阿弥陀佛。皇上气色灿烂，隐然佛光飘逸。

顺治笑道：行森大师，朕今日为阿哥们廷试。朕请你来，是要你同场观试，暗中参读各位皇子的骨格气象，看看谁最具有聪慧福寿。

行森感到意外：皇上的用意是……

顺治沉吟着：这些年来，朕对世外空门心驰神往，而对于每日千丝万缕的朝政俗务却感到筋疲力尽。朕想预先遴选一位储君，以备有朝一日，国脉不致中断。

行森一阵惊喜，立刻又敛容慎言道：贫僧佛学浅陋，肉眼凡胎。阿哥们都是天之神器，贫僧只怕眼力不及。何况，储君乃国之大事，僧人更是不敢唐突。

顺治道：大师不必谦虚。说穿了，朕只是要你看一看他们，谁的命脉最硬，谁的佛缘最厚。别的你不用管。

行森低头道：贫僧接旨。说罢，随顺治进入文华殿。

顺治阔步走进殿中，坐入正当中那只九龙榻上。行森在后侧站定，双目炯炯审视着众阿哥。

众阿哥早已站好，列班跪倒同声高呼：请皇阿玛安！

顺治亲切笑道：阿哥们，朕好生羡慕你们，朕像你们这么大时，就不得不登上皇位。从此后啊，表面上是管治天下，实际上是被天下管治。而你们却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今儿，朕想瞧瞧你们的课业，听听你们的学问。都入席吧。

众阿哥道：谢皇阿玛。

众阿哥纷纷入案。魏承谟等师傅屏息立于殿角。

书房中，魏东亭寒冷而孤独，他独自坐在书房内，轻轻翻开一卷书。此刻，他仿佛是一件被人遗忘的弃物。

魏东亭翻过一页，便见书页上留下一个血手印。他抬起红肿带血的手掌看看，终于哇地痛哭起来……

文华殿中，顺治起身走到阿哥们的书案当中，看见众师傅还在殿

角站着，便很随意地摆了摆手：你们也坐吧。

众师傅就座，个个稳重地纹丝不动。

阿哥们各据一张书桌，端坐如塑，目不斜视。他们的师傅依次坐在殿角锦椅上，也紧张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。此刻，考场如战场，笔墨如刀剑，阿哥们要在父皇面前争强斗勇，博取宠爱与恩赏。

顺治缓缓走到每位阿哥跟前都停下，叮嘱道：阿哥是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龙脉。寻常百姓读不好书，只坏他一个。阿哥读不好书，就坏了一方天下。是不是啊？……

众阿哥以粗细不匀的嗓子齐声应道：是！……

顺治边走边说：大清几代先王奋斗不息，才有今天海内一统。而今，咱满人入关也十几年了，但前明余孽仍在，百姓人心不稳。阿哥们要记住，取天下靠的是弓马骑射，但治天下却要靠文教科举。咱满人的金戈铁马，虽然能灭掉前明的水陆三军，但是，灭不掉汉人的千年文字，灭不掉诗词曲赋，灭不掉圣人之言、士子之心！……

顺治在玄烨案前站住，盯着他道：怎么办呢？学！咱满人要向汉人们学！朕希望你们，不光弓马骑射要比汉人强，而且在读书写字、诗词曲赋上，也要比汉人强。……

玄烨凝神倾听着。

顺治突然回首问殿上的众师傅们：你们都是汉人，朕说得对不对？

众师傅忙起身，唯唯应道：皇上圣明。

惟独魏承谟沉默不言。

顺治尖锐地瞅了魏承谟一眼，又回头对众阿哥道：所以，朕为你们聘的师傅全是汉人，也全是当今饱学名士。今日谁考得好，师徒共赏。谁学业不精……顺治突然严肃地：师生共同领罪！

玄烨欲语。顺治注意到了：玄烨，你有什么话说？

玄烨犹豫地：儿臣……

顺治一笑：眼下你只是儿，还不是臣。

玄烨：皇儿、皇儿对皇阿玛方才的话……有点儿不解。

顺治道：朕早瞧出来了。你放胆说吧。

玄烨：依皇阿玛的意思，咱们满人，是因为灭不掉汉人的诗词曲赋、圣人之言，才向他们学习。皇儿不解的是，如是能够灭掉，那还要不要向汉人学呢？

众皇子闻言大惊，殿角的魏承谟更是不安。

立于九龙榻后的行森目光一亮，双眼紧紧盯着玄烨。

顺治大感意外，反问道：你说呢？

玄烨道：皇儿认为，咱们学习诗词曲赋、圣人之言，不是因为灭不掉它才学，而是因为它也是天道。

顺治突然变了脸色，怒道：谁教你的？

魏承谟忙起身道：微臣所教。

顺治怒对玄烨道：撤去锦凳，罚你跪着应试。

一太监上前，撤去玄烨的锦凳。

顺治又对魏承谟一指：罚魏承谟半年俸禄！

魏承谟躬身：微臣领罚。但微臣不知何罪，望皇上明示。

顺治一时语塞，半晌道：你师生俩可真是硬朗！朕罚你们，还问个为什么。好，待廷试完毕，朕即告诉你们为什么。玄烨若是学无所长，朕必治你误导之罪。

顺治一挥手，太监上前开始发放考卷。

众阿哥面对考卷凝神挥毫。最小的阿哥，只得到一张九宫格临摹纸，让他在纸上描字儿。玄烨则跪在案前含泪答题。现在，他只能凭自己的廷试成绩，来洗刷自己与师傅的冤屈。

御花园暖阁中，一朵牡丹在枝头盛开……

一柄锋利的剪刀伸过来，咔嚓一声，那朵牡丹落到地上。接着，又一朵更大的牡丹掉落在地……

鬓角斑白的孝庄皇太后，腰间系着围裙，正在拾掇她心爱的花木。当那些盛开的牡丹纷纷落地时，跪在孝庄脚边的太监吴良辅不禁发出惊骇之声。

孝庄听见了，淡淡地一语双关地问：怎么，这剪子挺快吧？

吴良辅连连叩头，恐惧道：快，快……

孝庄微笑着：这几朵牡丹啊，已是盛极而衰。我不剪掉，它自己

也要凋谢，一天比一天更难看，我不喜欢！我喜欢含苞欲放的花。今日好看，明日比今日更好看。

枝头上只剩下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了，孝庄打量着：瞧，这些才会一日比一日好看哪。

吴良辅赞道：老祖宗见识不凡，奴才佩服死了……

孝庄打断道：继续说吧，皇上今日还做什么了？

吴良辅道：早朝时，皇上驳了直隶总督的折子，赏了内大臣索尼三眼花翎……

孝庄再次打断：驳的什么折子？为何要赏索尼？给我说清楚！

吴良辅道：驳了直隶总督参鳌拜圈地的折子。赏索尼，是因为索尼六十大寿快到了。

孝庄继续拾掇着花木，示意吴良辅接着说。

吴良辅道：下朝后，皇上进了一碗稻米粥，几个枣糕儿……

孝庄再一次打断：到底几个？

吴良辅惊吓地：两个……哦不，只进了一个。

孝庄：为何进这么少？

吴良辅道：皇上赶着去承乾宫瞧鄂娘娘。奴才觉得……娘娘怕是……

孝庄淡淡地：怕是活不久了，是不？接着说吧。

吴良辅道：奴才听说，娘娘想认子冲邪。皇上恩准了，让三阿哥过继给承乾宫……

孝庄一惊，不慎将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剪落。她厉声道：我知道了。这事，你不准跟任何人说起！

吴良辅叩首：喳！

孝庄换了口气：去吧。

吴良辅躬腰后退，倒着退出花房。

孝庄若有所思地凝视远方。

文华殿内，考试正在紧张进行。

顺治坐于九龙榻上，悄悄地对身后的行森说：大师，请为阿哥们参读骨相。

行森凝神运气，细细观看众阿哥。

顺治关切地注视行森，少顷，问：如何？

行森低语：以贫僧看来，阿哥们个个都贵不可言。尤其三阿哥玄烨……

顺治急问：怎样？

行森：如月驻西天，鹤立鸡群。圣上请看，他虽然跪着应试，却气定神闲，朴素无华，心似古井，身如磐石。

顺治对玄烨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走到他身边，抓起他笔下的卷纸，一下下撕碎。碎片落到玄烨身上。玄烨惊惧，魏承谟见状也很惊恐，只有行森微笑不语。

顺治道：玄烨，把试卷上文章背出来，一个字都不许错！

玄烨一怔，接着朗声诵读：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，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，孰能无惑？……

顺治打断：好。朕问你，试卷写完了么？

玄烨：没完，皇儿还有一半儿没写呢。

顺治：再念出来，也不准错一字！

玄烨：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是故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

顺治赞道：好好！下笔之前，已有成竹在胸。顺治停顿了一下：阿哥们都记着，好文章不在笔墨上，而在心坎里。心上有，笔下才能有，得人心便能垂千古。玄烨，起身。

玄烨站了起来。

顺治道：朕点你为廷试头名。你要何赏赐？

玄烨惊喜道：我要饱饱地睡一觉，随便我睡多久，都别喊我。

顺治见玄烨额角上的汗水，十分心疼地替他拭去，说道：你累了，就在朕的龙椅上歇着吧。

玄烨朝龙榻走去。众阿哥惊羨不已。

顺治道：传旨，魏承谟晋户部侍郎，赏银二百两！

魏承谟深深一揖道。众师傅也惊羨不已。

御花园暖阁。佟妃急匆匆奔了进去，向仍在拾掇花木的孝庄太后